



▲ 校慶敘舊 — 前排左起郭南宏校長夫人、郭南宏校長、吳瑞礎學長、張俊彥校長；後排左起余德瀚博士、李建平教授、盧志遠學長、盧志遠學長夫人、曾繁城學長夫人、曾繁城學長(彭琬靜攝)

2007 年傑出校友—UCLA 榮譽退休教授

余瑞礎學長新竹交大行

文·彭琬靜

風塵僕僕來台參加慶典

111 週年 校慶是個特別的日子，是吳重雨校長就任後第一次主持的校慶慶典，也吸引老中青三代校友回母校參加盛會。四位前校長盛慶琮、郭南宏學長自台北趕回母校，鄧啓福、張俊彥校長也撥冗參加，同時更邀請加州洛杉磯分校（UCLA）榮譽退休教授、礦冶 1942 級余瑞礎學長遠從美國趕來台灣接受傑出校友表揚。

余瑞礎學長雖已八十八高齡，但精神抖擻，身輕體健，一早即偕同長子余德瀚博士抵達會場，親切地與工作人員寒暄。在典禮當中上台接受傑出校友表揚時，余學長更勉勵學弟妹們：「你們應該做你們最有興趣的事情，第一方向要確定，第二要特別注重講話、寫的技术，以後一定會成功。」

家學淵源七個博士學位

余學長出生於廣東台山，1942年礦冶系畢業。1956年自美國普渡大學獲取材料博士學位。

余學長家學淵源，三個孩子在美國求學也都獲得頂尖大學的學士與博士學位。長女余惠芳為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生化學士，哥倫比亞大學生化碩士，紐約市立大學生化博士，現任Chic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.副總裁；夫婿袁貞立先生為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化學學士，哥倫比亞大學生理博士，現任The Yuan Associates總裁。這次陪同他回台的長子余德瀚先生MIT物理學士，Stanford大學物理博士，目前在加州OmniVision公司擔任副總裁。小兒子余德洲為哈佛生化學士，John Hopkins醫學院哲學與醫學雙博士，現為John Hopkins醫學院正教授；妻子張乃弘女士為John Hopkins大學生醫學士，多倫多大學醫學院醫學博士，外孫為Tufts University牙科博士。女兒、女婿、兒子、媳婦、外孫的博士學位，一共加起來有七個頂尖大學的博士學位。



UCLA榮譽退休教授



▲前排左起：第四孫余至倫、第五孫余至理、第六孫余至義、二媳婦孫乃弘博士、余瑞礎學長、小兒子余德洲博士、第二孫余至賢、第二外孫袁士德；後排左起：長女余惠芳博士、女婿袁貞立博士、大兒子余德瀚博士、外孫袁士孟(牙科)博士(余瑞礎學長提供)

晚宴敘舊話當年

余瑞礎學長在科學材料領域成就傑出，發表過上百篇的論文，發明多項專利。1975年獲得清華大學擔任講座教授，因而在

新竹住過近一年的時間。

校慶當晚，余瑞礎學長在光復路老爺酒店設宴請吳重雨校長、郭南宏前校長、張俊彥前校長、盧志遠學長、曾繁城學長、電工系李建平教授，及學長的夫人們等舊識，敘舊話當年。以下是當天精采溫馨的話題片段。

余瑞礎：本來也邀請鄧啓福校長，不過他有事不能來。我跟他很熟，當年我生病住院，他到美國出差，一下飛機就到寒舍看我。讓我好感動。張校長您的夫人怎麼沒來？



▲ 校慶當天年紀最長的兩位重量級校友：余瑞礎學長與盛慶球學長(右) (交大秘書室提供)

張俊彥：她在樓下陪孫子吃飯，這年頭孫子最大。(大夥笑，不一會兒張校長夫人也上來打招呼。)

(大夥兒吃飯閒聊中……)

余瑞礎：他(指余德瀚)在高雄出生的也。

張俊彥：高雄喔！那我們同鄉，我是鳳山。

余德瀚：我是獅甲國民學校(高雄市)。

張俊彥：我是(高雄市)三民國小。

余德瀚：我印象最深刻的兒時記憶是防空洞。每次金門馬祖打戰，警報就出來，大家就逃進防空洞。是演習沒錯，但是 preventive。飛機飛得 very very low，我印象非常深刻。

盧志遠：余伯伯你是台鋁接收後回南京再去美國？

余瑞礎：對！但我還是先回高雄看看妻小，他們當時還在高雄。

余德瀚：八年！我們有八年的時間沒有見到父親！

余瑞礎：韓戰爆發，我就沒有回台灣，否則我就回台灣了。當時我在 Purdue 當 instructor，一年寄三百塊錢美金回高雄給他們用，富得很。(余德瀚：還可以買新的腳踏車呢。)



UCLA 榮譽退休教授

張俊彥：你們是貴族也！

盧志遠：不要講那個年代，連我 1972 年獎學金 250 塊美金，省一點寄禮物回家。我爸爸的薪水比我獎學金還少一半哩！我也是富得很。（笑！）

余德瀚博士眼中的父親

坐在余德瀚先生旁邊的記者問道：可以介紹一下您眼中的父親？

余德瀚：我父親是廣東台山人，是農村出生的子弟，是靠自己的力量刻苦耐勞，力爭上游。當時他獨自一人從鄉下到廣州念培英高中，鄉下孩子一定要去城市念高中才有機會。抗戰剛剛勝利，他就從大陸到台灣，在高雄的台鋁工作，幫政府把台鋁弄起來。

我父親很早就到美國，1947 就到美國。在台鋁時，他獲得政府獎學金到美國受訓兩年。獎學金結束之後，韓戰爆發，國內的情況有點亂，他認為時局不穩，就決定留在美國。他先留下來念 graduate school，再去 Purdue 念 Material 博士。我們一共分開八年，我父親每年也都幫我們申請移民，直到 1955 年才申請到。所以我一歲他就離開台灣，根本不記得他的模樣，到美國才第一次看到爸爸。（笑）

問：八年中有沒有回過台灣？

余德瀚：當時時局不穩，而且太平洋好像太大了，去了就不打算回來。至於怎麼生活，他就去打工，晚上在餐廳做 waiter。

這時與郭校長、張校長閒聊的余瑞礎學長突然插話問：你說我呀！我沒有做過 waiter。（**余德瀚**：你沒有做過 waiter？）我只有一個暑假做個 waiter，後來在 Purdue 當 official instructor，從 1952 年到 1956 年，幫教授做論文也教書。

我其實做 waiter 是 1947 年一個夏天，做三個月的 waiter 可以賺七百塊錢美金，把一年的學費生活費六百塊給賺足。我還寄錢回高雄養他們。

余德瀚：Yeah，當時我媽媽、我姐姐和我在高雄，就靠爸爸寄錢回來養我們。

余瑞礎：他其實不太我操心，唸書不太需要我花錢的。他在 MIT、Stanford 都拿 scholarship。

余德瀚：笑…，我們現在是講你的故事，不是講我的故事…。

問：余瑞礎學長平時有什麼 hobby？

余德瀚：他的 hobby 是投資做股票（笑！）不過，他對園藝也相當有興趣，每天都花好幾個小時在上面。

問：平時都跟父親談論什麼話題？

余德瀚：我們談論的範圍都集中在家中每個人的工作情況，以及我爸爸的健康問題，例如是否恢復日常散步和運動習慣之類的話題。

問：這次怎麼想跟父親來台？

余德瀚：我父親要去北京看幾個老同學。順道帶我一起回老家台山，去看看親戚，看看房子。我家的人都去過了，就是我沒去過。去年我出差去大陸，我跟我爸爸說有機會我回去台山看一看。他說，不要不要，你等我，等我帶你回去看。所以這次他要特別帶我去。

事實上，台灣是我出生的地方，對這裡有一份情感在。另外，我在 1999 年 921 大地震之後，湊巧也來台灣工作過，在台積電，曾繁城先生是我的老闆，一共做了兩年半。所以能夠再回來看看，覺得很好。

餐會插曲——新竹老爺酒店前身：介壽戲院

張俊彥：新竹的過去和現在差很多。四十年前，介壽戲院就是在老爺酒店的前身，就在這個路口。

眾人訝異：真的嗎？

張俊彥：（笑）你們都不知道啊！

曾繁城：這裡本來是要蓋辦公大樓，後來 owner 沒錢付了，就讓給互助營造老爺酒店。他們也不會弄辦公大樓，後來還是經營本業，所以你看它沒有什麼腹地。旁邊這條路就叫介壽路。

盧志遠：這條光復路在當年我回來時，1977 年我到交大，清華對面只有幾家



▲ 校慶當天最忙碌的吳重雨校長亦偕同夫人參加晚會，因要趕回交大和學生一起切蛋糕得先離開，離開之前並與余瑞礎學長合影（彭淑靜攝）

小店，再過去就是梅園烤鴨。水源路有幾家餃子館。

張俊彥：水源路過去有一家賣紹子麵的，還記得？有一次我進去叫了一碗紹子麵不要辣，老闆回說：「不要辣的我不賣！」

余瑞礎：我是 1975 年來新竹，擔任清華的講座教授，住了九個月。那時候就是每天吃燒餅油條啦！冬天風沙好大。

張俊彥：冬天水源路的橋上好可怕，不是風沙可怕，是冬天進補在那邊殺狗洗狗肉好可怕。

盧志遠：余伯伯您當年來新竹時，最常請吃飯的地方就是工研院的招待所，那是最好的啦！新竹市裡面只有滿慶樓和新陶芳。

吳重雨：而且以前新陶芳還叫新陶芳酒家。

盧志遠：明月大旅館是最大的。清華那個餐廳不得了，百齡堂，那是校長請客的。（眾人笑）

餐會插曲二 -- 九龍宿舍由來

李建平：唐山交大是唐山大地震那個唐山嗎？

盧志遠：唐山是現在的西南。盛宣懷創南洋公學是交大的前身，後來就把各地的工學院像唐山工學院、北京管理學院…併在一起稱為交大。沒多久就發生抗戰，大家一起逃難到貴州。我父親（盧善棟學長）跟余（瑞礎）伯伯就是在貴州認識。

在那個時代，有兩個交大，一個叫汪精衛的交大，他們管叫偽交大；逃難到貴州這個正統的叫平越交大。抗戰勝利前，平越還遷了一次校，那時候日本人一路打進四川快到貴州，國民政府準備遷都青海。我母親（唐又貞學姐）說，那時候，學校宣布大家自己搬家，相約幾月幾日，重慶九龍坡相見，所有師生自行逃命。

盧學嫂：好像武俠小說情節。（此時大家你一言，我一語附和！）

盧志遠：對！當時我父親已經畢業在四川工作，很擔心我媽媽、也是他女朋友的安危，趕快連絡最好的朋友吳伯楨學長，一定要把大小唐（前友聲總編輯唐慧貞學姐、妹妹唐又貞學姐）救出來。

吳（柏楨）伯伯會講英文，伊哩哇啦，遇到美軍的卡車，後來說條件是交通部的眷屬可以帶。於是我母親小唐就假裝做交通部員工的太太，但我姨媽



UCLA 榮譽退休教授

大唐沒有找到人。當我姨媽來送我母親，不過車子要開時，我母親一把就把我姨媽拉上車，管他的，人都上車了你還能如何？後來人家就問那位員工，你怎麼一個太太變兩個太太。（眾人笑！）

我們交大那個九龍宿舍，就是紀念九龍坡！

曾學嫂：很不錯也，這是口述歷史也。



▲晚宴敘舊話當年(彭瑜靜攝)

余瑞礎學長傑出經歷與榮耀

編按：余瑞礎學長為礦冶 1942 級校友，為友聲雜誌社榮譽顧問盧善棟學長同期同學。余學長大學時代綽號「余大砲」，他和盧學長兩年前曾為文〈福建與廣東排球大戰憶誌〉刊登於友聲，回憶當年在平越交大同學之間比賽排球的情景。以下是摘錄當期，關於余瑞礎學長自礦冶系畢業後六十餘年來的動向：

瑞礎畢業後即赴西康省會理縣資源委員會西康鋼鐵廠籌備處工作，不及一年日軍攻陷緬甸(Burma)計劃北攻嘉定(樂山)，東下包圍重慶，當時國民政府以局面緊張，下令破毀西祥公路，以阻日軍攻勢。會理離祥雲不遠，籌備處奉命解散，所有技術人員調回重慶，候命處理。瑞礎分配到綦江電化冶煉廠第三合金鋼廠工作。

1944 年考取經濟部租借法案赴美學習，其時中日戰爭達到最後階段，政府急需技術人員維持後方生產，故下令年輕者暫緩出國。1945 年 8 月 7 日日本政府宣佈無條件投降，中日戰爭結束。瑞礎隨員赴台灣鋁業公司高雄煉鋁廠工作、1947 年來美學習。1950 年 1 月在伊利諾理工學院(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)完成碩士學位後，即轉卡尼基理工學院(Carnegie Inst of Technology)繼續求學。1951 年韓戰爆發，遠東時局緊張因我有妻子和兒女三人留在高雄，當時心情煩亂，進退維谷；後經友人建議應設法使在台家人來美為上。

是以 1952 年 1 月接納普渡大學(Purdue University)聘書赴該校工學院充講師並完成博士學位。因我與大兒子染有嚴重性花草症，深夜不能入睡，影響身體



▲美國斐陶斐學會第六十屆年會，總會長余瑞礎教授(左)頒發獎牌給斐陶斐創辦人艾樂斯教授，艾樂斯教授當時已年屆九十。本篇報導，《中央日報》民國70年3月19日的海外版第三版亦有刊登相關訊息。(余瑞礎學長提供)

健康。乃於1962年舉家五口西遷加州之Palo Alto並在洛歇太空公司研究室(Lockheed Palo Alto Research Laboratories)充高級研究員。1969年被聘在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(UCLA)工學院當正教授。專門研究太空、半導體、太陽能與高溫度超導等材料之成長、性能及用途。近三十餘年來，培養了不少超博士，博士，與碩士科學

人才，其中來自台灣者就超過三十人。回想在美從事教學與研究五十八載。我有單獨之寫作，也與門生學子合作之寫作的論文百餘篇。

過去歲月中，曾參加在美國工程師與科學家組織之斐陶斐(Phi Tau Phi)學會的活動，曾任該學會總會長(第一任總會長是鄭鈞學長)，會員內有不少交大校友，如顧毓琇，趙曾珏，王安，張思侯，潘文淵，孔金甌，凌宏障，林同棧，林同驊，楊裕球等學長。

瑞礎也經常參加交通大學美洲校友會的各種活動，曾任過該會副董事長，董事長是趙錫成同學。1980年瑞礎夫婦回到中國大陸，受到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國科學院院長方毅接見，進行了親切交談，並於訪問期間，在西安交通大學講學並被授予西安交通大學名譽教授。1982年又應中國科學院聘請赴該科學院物理研究所講學兩週，互相交換知識。友聲



UCLA 榮譽退休教授